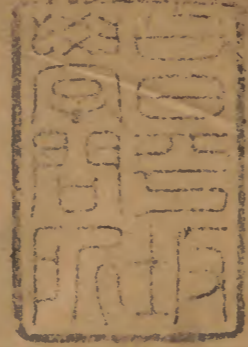


應代名臣言行錄

明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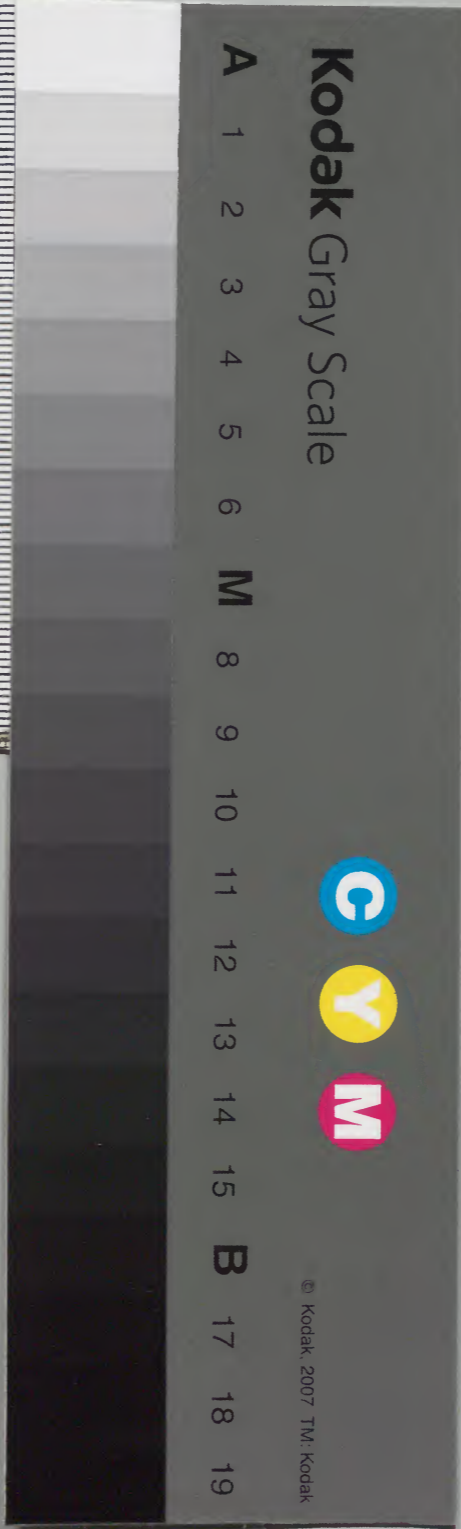
廿四上



			二	漢
		一	三	書
		三	九	門
三	一	三	九	
六	三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二			漢
九	二			書
函	三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98
冊數	36	(35)
函號	290	19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四上

明卷四

盧象昇	賀逢聖	朱之馮	蔡道憲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孟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馬世奇	吳麟徵	周鳳翔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陳良謨
申佳允	成德	許直	金鉉	許珍
湯文瓊	周遇吉	劉文炳	劉文耀	史可法
左懋第				

淺草文庫

溥村朱桓拙存編輯

盧象昇

字建斗宜興人

象昇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遷大名知府。崇正二年。京師戒嚴。募萬人入衛。明年。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號天雄軍。又明年。舉治行卓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昇雖文士。善射。閑將畧。能治兵。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卻之。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遊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男女二萬。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每臨陣。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二十四 明卷四

身先士卒與賊格鬪刃及鞍弗顧失馬卽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其額又一矢僕夫斃象昇提刀戰益疾賊賊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明年賊入楚陷鄖陽六縣象昇以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連戰皆捷漢南寇幾盡因請益鄖主兵減稅賦繕城郭貸鄰郡倉穀募商採銅鑄錢鄖得完輯八年五月擢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八月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總督洪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解巡撫任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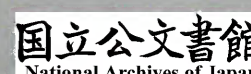
兵部尚書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汝洛告警乃倍道馳入汝賊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盛象昇督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擊高迎祥於城西用強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李自成走陷光州象昇復破之確山先是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衄諸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功九年正月大會諸將於鳳陽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爲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

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卽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機宜。時迎祥圍廬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進圍滁州。象昇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救滁州。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屍填委。滁水爲不流。賊

乃北趨鳳陽。圍壽州。突額霍蕭。礪靈壁虹。窺曹單。總兵劉澤清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總兵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合他賊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祖寬等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已次南陽。令大樂備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可一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渡漢入鄖。時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象昇自南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而河南大饑。餉乏。邊兵益洶。

洵承疇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兵以寬重鎮軍入陝而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賊七月象昇渡浙河而南九月追賊至鄖西京師戒嚴詔入衛再賜尚方劍既行賊遂大逞駸駸乎不可復制矣既解嚴詔總督宣太山西軍務大興屯政穀熟畝一鍾積粟二十餘萬天子諭九邊皆式宣大明年春聞宣警即夜馳至天城矢檄旁午言二百里外乞炭馬蹄闊踏四十里象昇曰此大舉也問入口乎曰未象昇曰殆欲右窺雲晉令我兵入宣則彼乘虛入耳因檄雲晉兵勿動自率師次右衛戒邊吏毋輕言戰持一月曰懈矣可擊哨知三十六營離

墻六十里潛召雲師西來宣師東來自率兵直子午出辛房堡計日鏖戰乞炭聞之遂遁象昇在陽和乞炭不敢近邊五月丁外艱疏上乞奔喪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亦起陳新甲制中而令象昇席喪候代進兵部尚書新甲在遠未即至九月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衛三賜象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象昇麻衣草履誓師及郊馳疏報曰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諠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塗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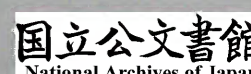


觀瞻不聳。尤虞金鼓不靈。已聞總監中官高起潛亦衰。經臨戎。乃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子變禮以分誓耶。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嘆曰。子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帝召問方畧。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犒軍。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遂別去。師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齎帑金三萬。犒軍。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曰。果然外廷議也。帝意銳。

甚矣。決策議戰。然事多為嗣昌起潛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次順義。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為媾。會嗣昌至軍。象昇責數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恥之。而日為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嗣昌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辭遁。象昇言。元忠講欵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監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甲亦至。昌平。象昇

分兵與之。當是時，象昇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之外，衝鋒陷陣，軍律甚整。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師：一由涑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遂由涑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脩楊廷麟疏言：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尚書侍郎視事，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關絕餉。俄又以雲晉警趣出關，王樸竟引兵去。象昇提殘卒，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為天下先，乃姦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心，棲遲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噪，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公之來，皆以為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泣然流涕，而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子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劬。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為也。眾號泣雷動，各攜床頭米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養為糧。十二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據關



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遂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木橋遇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虜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礮盡矢窮奮身鬪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乃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衣白網巾一卒遙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順德知府于穎上狀嗣昌故斬之

八十日而後殮明年象昇妻王請卹又明年其弟象晉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爲言者乃贈太子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戶福王時追諡忠烈象昇少有大志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刻燭雞鳴盥櫛得一機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卽角射箭銜花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戮一偏裨方象昇之戰沒也嗣昌三遣邏卒察其狀其一人俞振龍者歸言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於是天下聞之莫不歛歔益恚嗣昌矣其後南都亡象觀赴水死象晉爲僧一門先

後死難者百餘人從弟象同及其部將陳安死尤烈象昇死時年三十九贊曰危亂之世未嘗乏才顧往往不盡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驅之必死若是者人實為之要之亦天意也象昇在莊烈帝時豈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則天意可知矣

賀逢聖 字克繇江夏人

逢聖與熊廷弼少同里閉而不相能為諸生受知於督學熊尚文尚文並奇二生曰熊生干將莫邪也賀生夏瑚商璉也舉於鄉家貧就應城諭萬歷四十四年舉進士第二人授編脩天啓間為洗馬當是時熊廷弼已再

起經畧遼東矣廣寧之敗同鄉官將揭白廷弼之寃意逢聖且沮之逢聖作色曰此乃國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揭上之湖廣建魏忠賢生祠忠賢聞上梁文出逢聖手大喜即日謁謝答曰誤借銜陋習耳忠賢拂然去翌日削其籍莊烈帝即位復官連進秩九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閣明年再致政為人廉靜束脩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其再與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子告宴餞便殿賜金及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汎瀾動容焉是時湖廣賊大擾明

年春張獻忠連陷蕪黃逼江夏五月晦賊陷武昌被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安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賊來自夏去以秋沈百有七十日而後殮面如生大吏揮淚而葬之初城之陷也逢聖載家人以其舸艫出墩子鑿其舳艫皆溺妻危氏子覲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凡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諡文忠

朱之馮

字樂三大興人

舉天啓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河西務課贏貯公帑無所私以外艱去崇正二年起故官歷員外郎中青州參議盜劫沂州民株連甚衆之馮捕得真盜大獄盡

解禽治樂安土豪權貴爲請不聽進副使齋表入都寄家屬濟南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自沈於井姑李聞之爲絕粒而死柩還之馮廬墓三年起河東副使大猷朱全宇潛通秦賊之馮至則執殺之部內以寧之馮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十六年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尅餉激變之馮出撫諭貸商民貲給散而密捕誅首惡七人劾碩抱下吏軍情帖然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馮集將吏於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懸賞格厲將士而人心已散監視中官杜勛與總兵王承允爭先納款矣見之

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勛爾帝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卽通賊何面目見帝勛不答笑而去俄賊且至勛郊迎三十里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燕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允開門入之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厲士節自縊而死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諡忠壯

蔡道憲

字元白晉江人

崇正十年舉進士爲長沙推官地多盜察豪民通盜把

其罪而任之盜方劫富家分財收者已至召富家還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惡少年閉戶謀爲盜啓戶捕卒已坐其門驚逸去吉王府宗人恣爲姦道憲先治而後啓王召責之抗聲曰今四海鼎沸寇盜日滋王不愛民一旦挺而走險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十六年八月張獻忠直犯長沙道憲悉力拒守賊遠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射之斃越三日城陷被執賊啗以官嚼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不

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遂自刎道憲死時年二十九贈太僕少卿諡忠烈

崇正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

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諡焉

范景文 字夢章吳橋人

幼負器識登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勛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為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

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為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崇正初。召為太常少卿。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擢兵部。添注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為例。居二年。以父喪去。七年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河池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即發。節制精明。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為言。帝益怒。削籍為民。十五年。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徧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

大書曰。身為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諡文貞。本朝賜諡文忠。

倪元璐 字玉汝 上虞人

天啓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出典江西鄉試。復命則莊烈帝已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並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正元年。上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

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大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



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
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
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而近聞廷臣之論。殊有異同。可
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
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
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
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累
纍有徒。乃欲獨殺一熊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
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
死於姦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

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
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
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
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
不當脩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
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
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
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
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
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

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平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

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忤。可勝嘆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

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牴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

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妄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東林者。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其年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

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簾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姦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

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命焚其板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大哭天下笑之元璐遷南京司業四年進右庶子上制實八策曰間插部繕京邑優守兵靖降人益寇餉儲邊材奠輦轂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厲名節假體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遷國子祭酒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為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

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之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旨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配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聞住孔昭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詔起兵部侍郎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超拜戶部尚書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疏辭不許帝眷之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叅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時馮元飈為兵部與元璐同志鉤

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為左支右絀既已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璐請改為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軍伍不稱職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元璐以為擾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為姦元璐請合為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絀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

元璐

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乃議歲糧艘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之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部尚書諡文正 本朝賜諡文正

李邦華 字孟闇吉水人

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舉萬歷三十一年鄉試

父子自相鏃礪布衣徒步赴公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士多詆顧憲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為東林越二年而後拜命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中不當內外間阻曰御史陞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曰調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福王之藩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二十四 明卷四

賚計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然無敢抗言爭之者邦華首疏諫廷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巡視銀庫上祛弊十事中貴不便格不行四十四年引疾歸時羣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寧爲偏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爲山東叅議其父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遷光祿少卿卽還家省父四月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極力振飭津門軍遂爲諸鎮冠進兵部侍郎復還

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黨大譁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立勒承宗還鎮邦華引疾去明年秋奄黨劾削其官崇正元年起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營故事冬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助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麾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冑劍戟煥然一新帝悅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先陳更操法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兌馬練大礮九事京營故有占役虛冒

之弊。邦華核還占役萬。清虛冒千。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軍缺告補。率由賄得。邦華必清校。非年壯力強者不錄。自是軍鮮冒濫。三營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姦爲戢。營馬額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騎。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

且折橐入錢。營馬大耗。邦華首減已班馬三之一。他官借馬非公事不得騎。自是濫借爲希。京營歲領太僕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千六十兩。犒軍制器胥役工食取給焉。各官取之無度。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協理歲取千四百。總督巡視遞節減。自是營帑遂裕。營將三百六十。聽用者稱是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簿。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殿最。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隱冒。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弱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釐。帝知其

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諸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銳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命邦華軍撤還守陴。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遂斷。則請防寇賊。緝間諜。散姦宄。禁譎言。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捐貲造礮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搆蜚語入大內。襄城伯李守錡督京營。亦銜邦華。扼已乘間詆詛。邦華自危。上疏陳情。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大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礮助桂。誤傷桂兵多。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住。自是代者以爲

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十二年起南京兵部尚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併分設之營。謂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全椒。和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浦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墾當塗閒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莫陵京萬全之勢。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都城被兵。卽日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

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餉乏欲寄帑於南京艤
艫蔽江東下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
邦華歎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為大臣忍坐視
決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
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九
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
殺賊報國一軍遂安帝聞之大喜陞見嘉勞邦華跪奏
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其後召對
百官帝輒目注邦華云舊例御史出巡回道考覈邦華
謂回道而後黜害政已多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

奉命考試御史黜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無顯過而先
任推官著貪聲者一人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李自
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
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命又請永定二王分封太平
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
行其言會帝召對羣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
中光時亨以倡言洩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
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未幾賊逼都城急詣內閣言
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已率諸御史
登城羣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二十四 李邦華

明日內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為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為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贈太保、吏部尚書、諡忠文。本朝賜諡忠肅。

王家彥 字開美 莆田人

舉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崇正四年，請釋大學士錢龍錫於獄。龍錫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得無久淹。聞海盜擾郡邑，撫鎮追勦多失利。朝議召募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衛所軍餼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統於各衛之指揮。

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勤訓練，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為名言。先是隆慶間，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所納馬又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歷九年，議盡行改折，而馬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又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更有建議盡徵行糧。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二十四 明卷四

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皆褒納。屢遷戶科都給事。軍興餉絀。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尚書侯恂請於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兩加一錢。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非富民。不可脫削。帝從之。憂歸。十二年起吏科都給事。流寇日熾。綠墨吏。脫民。民益走為盜。盜日多。民生日蹙。家彥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煽。千百為羣。其始自一鄉一邑。守令早為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為盜。盜何至潰裂以極。論者謂功令使然。催

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束於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頒勘合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十五年。遷太僕卿。頃之。擢戶部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即日登陴閱視。內外城十六門。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人無知者。翊日校勤惰。將士皆服。爭自厲。初分守阜成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解嚴。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又命中官王德

化盡督內外軍國楨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陴益少諸軍
既出城見賊輒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
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諸
臣毋得登城又縋叛監杜勛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兵
部尚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之中官猶固拒示之
手敕問勛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
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偕縉彥詣宮門請見不
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焚
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
端 本朝賜諡忠毅

孟兆祥

字允吉澤州人

舉於鄉九赴會試始擢第除大理評事崇正初遷吏部
稽勛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色
拒之其人悚然退進稽勛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行人
司副稍遷光祿丞累官刑部侍郎賊薄都城分守正陽
門襄城伯李國楨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
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
字綱宜甫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
大節也君亡父死我何生爲乃投纆於父之側兆祥妻
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

不能死乎。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貞孝。

施邦曜

字爾翰餘姚人

登進士。不樂為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怒。欲困之。適有天幸。忠賢不能難。遷郎中。知漳州府。盡知屬縣姦盜主名。每發輒得。闔郡驚為祚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繫香。母誘之。香就禽。討平魁奇。遷福建副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並有聲。或愧之。朱墨竹者。姊子在旁。請受之。曰。不可。我受之。

卽彼得以乘間而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峩眉。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潔已愛民如此。歷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黃道周既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邦曜不為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之。乃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邦曜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為朕効力。吏部推刑部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正十六年也。明年賊薄近。

施邦曜
郊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不省邦曜歎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卽解帶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卽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慕義無窮。魯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師。邦曜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洒掃。至東隅。捧篲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茲地不覺悽愴耳。邦曜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內。

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本朝賜諡忠愍。

凌義渠 字駿甫 烏程人

舉進士。除行人。崇正三年。授禮科給事。知無不言。三河知縣劉夢煒失餉銀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爲天下事可知。日者告密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闐聲冤。僕豎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僧持縉紳。此春秋所謂

六逆也。天下所以治。恃上下之分。防維決裂。卽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哉。義渠與溫體仁同里。無所附麗。給事劉含輝劾體仁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爲奉旨。小臣以結舌爲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尚書張鳳翼敘廢將陳壯猷功。爲給事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下盡相蒙。疆場欺蔽。爲甚。官方盡濫。徇武弁倖功。爲甚。中樞不職。捨其大。摘其細。已足爲言者羞。辨疏一入。調用隨之。自今姦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納。遷兵科都給事。東江白毛文龍後叛。

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沮絕。不得食。內潰可虞。居無何。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請陽撫陰剿。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又言。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語皆驗。居諫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給事劉安行惡之。以年例出。爲福建叅政。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十六年。入爲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且不啓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問。負牆哀號。首觸柱。血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爲。揮使去。據几端坐。

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賊手污也。旦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絕吭而死。贈刑部尚書諡忠清。本朝賜諡忠介。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覲顏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景文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與代。與日月爭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馬世奇 字君常無錫人

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十一年。帝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所至。

却饋遺。進諭德。父憂歸。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赦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帝善其言。為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歸。輒太息泣下。曰。事不可為矣。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東宮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言東宮二王被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訝曰。若以我死。將辭我去。

耶對曰聞主人盡節我二人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
二妾竝自經世奇乃自縊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
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見危授
命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與君攜手黃泉預訂斯盟
無忘息壤矣世奇砥名行居館閣有聲好推獎後進為
人廉父死蘇州推官倪長圩以贖緩三千助喪世奇辭
曰蘇饑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遠嫌
除服不赴都及還朝廷儒已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經
紀其喪其好義如此贈禮部侍郎諡文忠 本朝賜諡
文肅

吳麟徵 字聖生海鹽人

舉進士除建昌推官禽豪猾捕劇盜治聲日聞父憂歸
補興化府廉公有威僚屬莫敢以私進崇正五年擢吏
科給事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
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
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
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
況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
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行在諫垣直聲
甚著尋乞假葬父既去貽言路公揭謂自言官積輕朝

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姦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目爲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清流之禍。再見明時。還朝。遷吏科都給事。時貨賂公行。銓曹資格盡廢。麟徵上言。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以待中才。今遷轉如流。不循資格。巧者速化。拙者積薪。開奔競之門。無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十七年春。推太常少卿。賊薄京師。奉命守西直門。門當賊衝。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絕城襲擊之。多所斬獲。賊攻益急。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魏

藻德引其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且夕兵餉集。公何息遽爲引之出。遂還西直門。明日城陷。欲還邸。已爲賊所據。乃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禡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以志吾哀。解帶自經。家人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孝廉一訣可乎。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夢隱士劉宗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爲。酌酒與淵別。遂自經。淵爲視含殮而去。贈兵部侍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城破八門齊啓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通
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

周鳳翔

字儀伯浙江山陰人

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遷南京國子司業靈臺侯奴
辱諸生執付法司歷中允諭德爲東宮講官嘗召對平
臺陳滅寇策言論慷慨帝爲悚聽軍需亟議稅間架錢
鳳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搖國勢耶亡
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譌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
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羣入而
賊李自成據御座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趨出賊

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詩曰碧血
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贈禮部右侍
郎諡文節 本朝賜諡文忠

劉理順

字復禮杞縣人

萬歷中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崇正七年始中式廷對帝
親擢第一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拜脩撰益勤
學非其人不與交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
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歷南京司業
進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
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建議河北設

重臣。練敢死士為後圖。疏格不行。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麗。出温體仁門。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守卒缺餉。陰雨饑凍。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帑。眾唯唯。理順太息歸。捐家資犒城卒。僚友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酌耶。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既絕。理順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遂投繯。僕四人皆從死。羣盜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贈詹事。諡文正。本朝賜諡文烈。

汪偉 字叔度 休寧人 寄籍上元

崇正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帝以國家多故。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事。無以理紛禦變。改舊例。擇知推治行卓絕者入翰林。擢偉檢討。充東宮講官。十六年賊陷承天。荆襄偉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綢繆。疏言金陵城週圍百二十里。雖十萬眾不能守。議者謂無守城法。有防江法。賊自北來。淮安為要。自上游來。九江為要。禦淮所以禦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設重臣鎮之。自是而上之。至於武昌。下之。至於采石太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閫。以接聲援。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

有重兵而無用。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宜使緩急相應。而府尹府丞之官。重其官。久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責。帝嘉納之。乃設九江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衛所官舍餘丁補伍。操練脩治兵船。以資防禦。額餉不足。暫借鹽課漕米給之。所條奏皆切時務。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亟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為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未

幾真定遊擊謝加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泣曰。事至此乎。作書寄友人曰。賊據真定。姦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粟不至。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賊薄都城。守兵乏餉。不得食。偉市餅餌以饋。城陷歸寓。語繼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囑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刎。不殊。復投繯。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貽子觀書。勉以忠孝。乃自經。贈少詹事。諡文烈。本朝賜諡文毅。

吳甘來

字和受新昌人

甘來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正改元，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七年，西北大旱，秦晉人相食，疏請發粟以振。而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加意邊陲，賞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爭功，昌黎死守，功猶待勘急，則用其死綏，緩則束以文法。且封疆之罰，文與武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

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聽賊自來，自去。誰為陛下翦凶逆者？憂歸十五年，歷戶科都給事中。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甘來曰：若爾，則是棄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誰與守者？乃上疏曰：天子衆建親親，將使屏藩帝室。故曰宗子維城，乃烽火纔傳，一朝委去，以為民望。而諸臣猶曉曉以擁衛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為可去，可留之人名都為可守，可棄之土撫道為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為甚。疏入，帝大嘉嘆。一日，帝詰戶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來曰：臣科與戶曹表裏，餉可按

籍稽臣所慮者兵聞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無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領之不數日賊薄都城時泰來官禮部員外郎矣甘來屬兄歸事母而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檢几上疏草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盡取焚之毋鈞後世名遂投繯死贈太常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莊介

王章 字漢臣武進人

登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母訓之嚴及為令祖帳歸稍暮母訶跪子杖曰朝廷以百里寄酒人乎章伏地不敢

仰視親友為力解乃已治諸暨有聲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暨民與鄞民爭挽章至相諱治鄞益有聲十一年行取入都授工部主事擢御史疏請罷內操寬江南逋賦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亟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眾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雨大注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召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劾罷巡撫劉鎬貪惰又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母

憂歸服闋還朝。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爲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億甚。矢折刀缺。聞礮聲掩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章屢疏請帑。不報。踰月。賊陷真定。京師大震。襄城伯李國楨發營卒五萬營城外。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闕十日始一還。邸櫛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賊傳城下。章手發二礮。賊少却。頃之。各門礮聲絕。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異。人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竝。

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勤王兵且至。我死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槩刺殺而去。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妻妾在籍聞之一慟而絕。贈大理寺卿。諡忠烈。本朝賜諡節愍。

陳良謨

字士亮。鄞縣人。

舉進士。授大理推官。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陞見。擢御史。十二年。出按四川。期滿當代。再留任。時流寇大入。蜀。詔良謨專護蜀王。巡撫專辦賊。良謨飭守具。堅壁清。

野賊犯成都遣將護要害為犄角一再戰賊奔潰帝聞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益迫所規畫率不行而京師陷矣良謨嘗夢拜文天祥於堂下文山揖之上曰公與子先後一揆何下拜為覺而異之及是城陷良謨方移疾臥邸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為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孛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天葆以巾進良謨著巾藍便服起入戶妾時氏隨之俱自縊死時氏京師人年十八良謨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良謨

百三日耳良謨竟無後贈太僕卿諡恭愍 本朝賜諡恭潔

申佳允

字孔嘉永年人

登進士授儀封知縣縣故多盜佳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霑雨河決艤舟怒濤中塞決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土垣多圯佳允募死士擊走賊因甃其城擢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遷太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

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為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而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房幃。死於戰鬪。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夫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贈

太僕少卿諡節愍

本朝賜諡端愍

成德

字元升。懷柔人。

舉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如讐。文震孟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爪牙吏。知府怒。讒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冤。震孟在閣。亦為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恚。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

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德居戍所七年以薦起如臯知縣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至則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苟死敵者無功則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急則從賊者恬不知畏也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門見兵部尚書

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胸且詈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雞酒奔東華門奠梓宮於茶棚之下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請前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皆死亦投縊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柱遇害家屬盡沒妻劉在京以德徵賊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惟幼子先寄友人家獲存贈光祿卿諡忠毅本朝賜諡介愍

許直

字若魯如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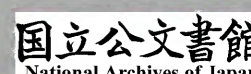
平生以名節自砥成進士除義烏知縣母憂歸哀毀骨

立終喪寢柩旁蔬食起廣東惠來知縣用清望徵授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貲饗士為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輒返曰四方兵戈駕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何生為已知帝崩一慟幾絕客以七十老父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賦絕命詩六首闔戶自經閱且視之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愍

金鉉 字伯玉武進人寄籍大興

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崇正改

元成進士不習為吏改揚州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彞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眾唾其面彞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彞憲撫火器不中程劾之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勤專任巡撫朱之馮勤二心



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
 殺之。馮烽火逼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
 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
 國恩乎。廡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宮。
 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
 人爭前挽之。鉉怒。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
 中。乃絕。母聞。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弟銖得其屍。如禮
 而殮。事畢。亦自經。贈太僕少卿。諡忠節。本朝賜諡忠
 潔。贊曰。傳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夫忠貞之士。
 臨危授命。豈矯厲一時。邀名身後哉。分誼所在。確然有

以自持而不亂也。馬世奇等皆負貞亮之操。厲志植節。
 不欺其素。故能從容蹈義。如出一轍。可謂得其所安者
 矣。

許珍 字玉仲 吳江人

幼有志性。嘗割臂療父疾。為諸生。聞帝徇社稷。大慟。端
 午日。過友人。出酒飲之。珍擲杯大詬曰。我輩讀聖賢書。
 尚縱酒如平日耶。拂衣徑去。已聚哭明倫堂。御史謁文
 廟。猶吉服。珍率諸生責以大義。御史謝罪去。哀詔至。遂
 絕食死。

湯文瓊 字兆鰲 石埭人

歷代名臣言行錄 卷二十四 許瑒 湯文瓊
授徒京師。城陷慨然曰。吾雖布衣。獨非大明臣子耶。乃書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繯而卒。

周遇吉 字

錦州衛人

少有勇力。好射生。後入行伍。戰輒先登。積功至京營遊擊。京營將多勦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曰。公等皆統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為異日用。而徒糜廩祿。為同輩咸目笑之。崇正九年。都城被兵。從尚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連進二秩。為前鋒營副將。明年冬。從孫應元等討賊河南。戰光山固始。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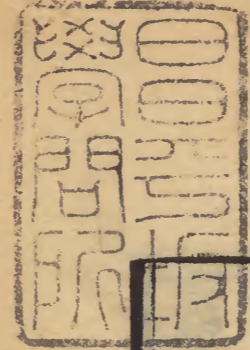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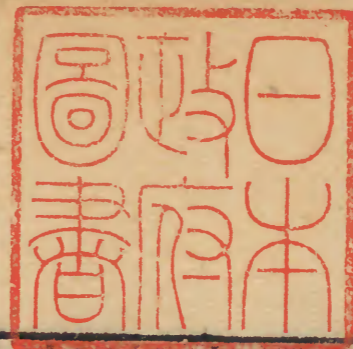
大捷。十一年。班師。進秩受賚。明年秋。復出討賊。破胡可。受於浙川。降其全部。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從中官劉元斌往會。會張獻忠將至房縣。嗣昌遣遇吉扼守槐樹關。賊遂不敢犯。十二月。獻忠敗於興安。將走竹山。竹溪遇吉復以嗣昌令。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賊自是盡入蜀。遇吉乃從元斌駐荆門。專護獻陵。明年。與應元等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又明年。與黃得功追破賊鳳陽。已而旋師。敗他賊李青山於壽張。追至東平。殲滅幾盡。青山遂降。屢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十五年冬。授山西總兵官。至則汰老弱。繕甲仗。練勇敢。一軍特精。明年十二

月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阨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尚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反作說客耶立斬之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賊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在代過其北犯乃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保寧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

轉急或請甘言給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卽不支縛我子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圯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鬻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兒先從遇吉出鬪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之二十四上 周遇吉

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自成集衆計曰寧武雖
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
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
休息再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
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
喜遂決策長驅歷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
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
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時贈太保諡忠武



天降王后

